

西斯拉夫诸语言*

C. C. Скорвид

中图分类号: H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10-3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05

西斯拉夫诸语言(Запад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是斯拉夫诸语言的一个语支,包括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卢日支语(有两种标准语形式: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波兰语(和卡舒布语)还包括已消亡的拉贝河沿岸语,分布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分布于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上、下卢日支地区)。部分使用西斯拉夫诸语言的人口分布在与上述各国毗邻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南斯拉夫、法国)、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使用人口总数超过6000万。

西斯拉夫诸语言从10世纪开始在西斯拉夫各部落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西斯拉夫人生活在东起维斯瓦河流域、西达易北河(拉贝河)、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流域的广阔区域。这些方言与东斯拉夫、南斯拉夫诸方言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一系列可上溯至原始斯拉夫语时期的特征:1)保留辅音组 tl, dl , 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l 相对应,如:波兰语 $plótł, szydło$, 上卢日支语 $pletł, šídlo$, 捷克语 $pletl, šídlo$, 斯洛伐克语 $plietol, šídlo$ (俄语 $плетл$ ‘编织’, $пило$ ‘锥子’);2)在所谓第二和第三颚化位置上出现辅音 $\check{s} < ch$, 对应于其他方言的 s , 如:波兰语 $szary, wszak$, 上卢日支语 $šěry, wšak$, 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 $šerý, však$ (俄语 $серый$ ‘灰色的’, $всякий$ ‘任何’);3)在第二和第三颚化位置上保留辅音组 $kv, gv(hv)$, 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cv, zv(dzv)$ 对应,如:波兰语 $kwiat, gwiazda$, 上卢日支语 $kwět, hwězda$, 捷克语 $květ, hvězda$, 斯洛伐克语 $kvet, hviezda$ (俄语 $цвет$ ‘颜色’, $звезда$ ‘星星’);4)在原始斯拉夫语前元音前的辅音组 $*tj, *kt$ 位置上出现啞音 c , 在 $*dj$ 的位置上出现 dz (或 z), 它们与其他方言的啞音或另外一些语音变体对应,如:波兰语 $świeca, noc, miedza$, 上卢日支语 $swēca, nóc, mjeza$, 捷克语 $svíce, noc, meze$, 斯洛伐克语 $svieca, noc, medza$ (试比较俄语 $свеча$ ‘蜡烛’, $ночь$ ‘夜晚’, $межа$ ‘地界’);5)原始斯拉夫语词素接口处的音组“唇辅音 +

j ”位置上,唇辅音后没有 l (波兰卡舒布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如:波兰语 $ziemia, kupiony$ (但波兰语的 $kropla$ ‘一滴’和卡舒布方言 $Korablewo$ 之类地名例外),上卢日支语 $zemja, kupjeny$, 捷克语 $země, koupěný$, 斯洛伐克语 $zem, kúpěny$ (俄语 $земля$ ‘土地’, $купленный$ ‘买来的’);6)在原始斯拉夫语新颚重音位置上保留长元音或(非普遍地)延长短元音,如:捷克语 $král, kůň$, 斯洛伐克语 $král, kôň$, 波兰语 $król$, 上卢日支语带有长元音 $ó$ (由 $ō$ 转化而来)的 $kóń$ (俄语 $король$ ‘国王’, $конь$ ‘马’)。根据原始斯拉夫语时期或原始斯拉夫语解体后不久形成的一些特点,西斯拉夫诸语言内部可区分出列克提克次语支(东列克提克波兰语、西列克提克卡舒布语及拉贝河沿岸语)和与之构成对立关系的塞尔维亚卢日支语,或约定性划分出来的不包括卢日支语的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1)原始斯拉夫语 $*tort, *tert, *tolt, *telt$ 类型的音组,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中演变成与南斯拉夫语相同的 $trat, trět, tlat, tlět$ (试比较:捷克语 $vrata, zlato, brěh, mlít$, 斯洛伐克语 $vra-ta, zlato, breh, mliet$),而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演变成 $trot$ (在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中分别为 $tart, tort, tret, tlot, tlet$ (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为 $tlot$)[试比较:波兰语 $wrota$ 和卡舒布语 $warta$, 波兰语的 $złoto, brzeg, mleć$ 和卡舒布语的 $młoc$, 上卢日支语的 $wrota, złoto, brjóh$ (e一方面在硬辅音前演变为 o , 另一方面在新闭音节中延长), $mlěć$ (e在新颚音节中延长为 $ě$)(俄语对应词为 $ворота$ ‘大门’, $золото$ ‘黄金’, $берег$ ‘岸边’, $молоть$ ‘磨碎’);2)原始斯拉夫语中的 $*ě(ь)$ 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为 $ě$, 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短音节中变为 e , 长音节中变为二合元音 ie , 而后变为捷克语的长元音 $í$ (试比较:上卢日支语 $džělic [ž'e'lic]$), 捷克语 $dělit [d'elit]$, $díl$, 斯洛伐克语 $delit, diel$)。在列克提克次语支中演变为低元音 $ä$, 硬前舌辅音前变成 a , 其他情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下变成 e(试比较 dzielić /dział); 俄语对应词为 делить ‘分割’; 3) 原始斯拉夫语的 r^{h} 、 r^{h} 、 r^{h} 在捷克 斯洛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成 u 和 ä 以及后来的各种各样变体(试比较: 斯洛伐克语 ruka, mäso, ťažký, viac, 捷克语 ruka, maso, těžký, více, 上卢日支语 ruka, mjaso, čežki, wjace, 下卢日支语的 měso [m^hé^hso] 等), 而在列克提克次语支中, 鼻元音以变体形式存在下来[试比较波兰语 ręka (但 rączka) , ciężki (但 cięża) , więcej, 卡舒布语 wicy(j) , 其中非硬前舌音前的 i 由 i < e 而来]; 俄语对应词为 рука ‘手臂’, мясо ‘肉’, тяжкий ‘重的’, 俄罗斯教堂斯拉夫语 вяще, ä > á, e > ó, e > ō 等的演变以及硬前舌辅音前 r^{h} > r^{h} 和 r^{h} > r^{h} 的演变, 在列克提克次语支的各语言中表现不尽相同, 这被称之为列克提克语的元音变化(后两种演变也是塞尔维亚卢日支语的特点): 试比较波兰语 marwy, welna, 上卢日支语 mor (t) wy, wona, 下卢日支语 humarły, walna(俄语对应词为 мертвый ‘死的’, 方言词 волна ‘兽毛’)。在捷克 斯洛伐克次语支中, 含有许多所谓的南斯拉夫语词的斯洛伐克中部诸方言(有时包括标准语在一起) 情况特殊: 斯洛伐克方言词 šilo ‘锥子’ 失去音组 di; 在第二颚化位置上的 ch 演变为 s, 如 strecha ‘屋顶’ / 单数处所格 na strese; 斯洛伐克标准语 mních ‘修士’ / 复数称名格 mníši (试比较捷克语 na střese, mniši) , růst loket’ 包含源自原始斯拉夫语 r^{h} ort-, r^{h} olt- 的音组 rat- lat-, 这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就像东斯拉夫语那样) 是 rot- lot- (试比较捷克语 růst loket, 其中的 ů 来自 ō, 波兰语 wzrost łokieć, 俄语 рост ‘生长’, локоть ‘臂肘’)。在通行捷克语的地区, 各种捷克方言因一系列古老语言现象而有别于摩拉维亚语(和其他西斯拉夫语), 但有时候却与上卢日支语相同, 试比较捷克语中古锐重音位置上的长元音化结果 kravá 和上卢日支语 kruwa (u < o), 与此相反, 摩拉维亚语和斯洛伐克语 krava, 下卢日支语和波兰语 krowa(俄语对应词为 корова ‘母牛’) 具有短音性质。

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历史上, 在发生分化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共同化过程, 这些变化时常不很均衡, 有时涉及整个语支, 有时只是语支某个局部的特点。在语音学和重音学方面: 1) 原始斯拉夫语的多音调自由重音被动态重音所取代(除拉贝河沿岸语和北卡舒布诸方言外), 固定在词或节律语段的第一音节上(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分布的大部分区域,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南卡舒布语和一些南波兰语方言中) 或倒数第二音节上(波兰语分布的大部分地区、北摩拉维亚捷克语和东斯洛伐克语方言中); 2) 由于元音间 j 消失造成的元音紧缩[试比较波兰语、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 pas, 捷克和斯洛伐克语 pás(‘俄语 пояс 腰带’) 捷克语 bát se bázlivý, 斯洛伐克语 bát'sa bojazlivý, 波兰语 bać się, bojazliwy, 上卢日支语 bojeć so, 下卢日支语 bojaś se(‘俄语 бояться 害怕, боязливый 胆怯的’) 捷克

语 přítel, 斯洛伐克语 priateľ, 上卢日支语 přec el, 波兰语 przyjaciel, 下卢日支语 ps ijaś el(‘俄语 приятель 朋友’)]; 3) 除中部斯洛伐克、上卢日支和拉贝河沿岸方言外, 强弱化元音 ь 和 ь 一律演变为 e, 试比较捷克语 den, ven, 波兰语 dzień, wem(‘白天’, ‘往外’), 但斯洛伐克语 deň(再如 kotel ‘锅’, lán ‘亚麻’), von(还有 teraz ‘此刻’, dážd ‘雨’), 上卢日支语 dz' eń(再如 kotoł, law/俄语 лев ‘狮子’) , won(再如 dešč, deska/俄语 доска ‘木板’) , 拉贝河沿岸语 dan ‘白天’, dážd ‘雨’; 4) r^h 演变为 r^s / r^l (除拉贝河沿岸语和斯洛伐克语外) 这在捷克语、外围波兰语方言和卡舒布语方言中保留了下来, 在波兰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为 ž / š; 上卢日支语的这一变化只发生在音组 pr', tr', kr' 中, 而在下卢日支语中, 除了这些音组, 还有带硬辅音 r 的类似音组(试比较捷克语 moře ři, 波兰语 morze, trzy (‘海’, ‘3’), 上卢日支语 tři [c' i] 来自于 tši '3', 下卢日支语 tsi '3', śawa ‘草’)。

西斯拉夫诸语言间造成根本差别的原因是, 通行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大部分区域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对立(包括二合元音) 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硬/软辅音的对立由于一系列颚化过程的消失而受到很大限制。捷克标准语硬软辅音的区别只体现在 n/n', l/l' 和 d/d' 上, 斯洛伐克标准语还包括 l/l', 但列克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以及北摩拉维亚捷克语方言和东斯洛伐克语方言) 中则长元音缩短, 但硬软辅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进一步发展, 虽然在这些区域, 特别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接触十分频繁的区域, 颚化消失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拉贝河沿岸语中前元音前的颚化消失, 卡舒布方言中 s' z' 和 t' d' 位置上的硬齿音, 塞尔维亚卢日支等语言中 s' z' 的硬化)。也有一些较具体的语音差别, 例如, 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上卢日支语中 g 演变为 h, 其他西斯拉夫语中仍保留塞音 g。

西斯拉夫诸语言在形态上具有下列特点: 1) 名词和动词中的双数范畴消失(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 2) 名词变格保留六格系统, 但各种语言格形式的融合(синкретизм) 发展状况不同, 名词的呼格形式不同程度地消失; 3) 名词变格类型重新调整, 语言不同, 语法性属各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相互区分的程度也不同, 或反之, 语法性属相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彼此重合的程度也不同, 这尤其体现在复数形式中(试比较捷克语 bříza ‘白桦树’, dub ‘柞树’: 复数属格 bříz, dubů, 复数与格 břízách, dubům, 复数处所格 břízách, dubech 等; 波兰语 brzoza, 波兰语: brzóz, dębów, brzozom, dębom, brzozach, dębach 等; 上卢日支语的 bréza, dub: brézow, dubow, brézam, dubam, brézach, dubach 等); 4) 名词在阳性中形成动物性范畴, 而在波兰语(包括卡舒布语)、斯洛伐克语和上卢日支语的复数中(有时也在双数中) 形成人称范畴, 或称阳性人称范畴, 这一范畴扩展到与名词发生一致关系的其他

词上(例如波兰语的 Tam były dwa nieznanne ptaki ‘那儿有两只不知其名的鸟’,但 Tam byli dwaj nieznanzi Polacy ‘那儿有两个不知其名的波兰人’); 5) 形容词的短尾(名词性)形式不同程度地消失; 6) 在源自完成时的、分析性形式的和保留分析形式残迹的各种过去时形式合而为一的过程中,动词简单过去时(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形式消失,过去完成时逐渐被取代(试比较捷克语 byl jsem,波兰语 byłem / jam był ‘我曾在’); 7) 假定式中出现特殊的过去时形式[如捷克语 byl bych přišel,波兰语 byłbym przyszedł ‘我原本是要来的’的类型]; 8) “助动词‘相当于俄语的 БЫТЬ’+不定式”这一构成动词未完成体将来时分析性形式(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可构成动词两种体的将来时)固定下来,波兰语还可以用助动词“БЫТЬ”和以 1 结尾的实体形动词构成将来时分析性形式[捷克语 budu psát,波兰语 będę pisać/ pisał ‘我要写’,上卢日支语可用 budu napisać ‘我要写(完成体)’]; 9) 动词变位类型部分重新组配,构成一些新的类型,新变位类型的现在时词干以紧缩元音结尾,词干紧缩元音渗透到该变位类型或范围不等地渗透到其他变位类型的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形式词尾-м 中,词尾-м 源自无词干元音充当词干与词尾连接手段的旧变位法(试比较波兰语 niosę,proszę,pomagam,捷克语 nesu,proším,pomáhám,斯洛伐克语 nesiem,proším,pomáham ‘我带’、‘我请求’、‘我帮助’)。

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很多语法(形态和句法)特点是由于长期在其通用地域与德语相互影响所造成的,这些特点有: 1) 名词前高频率使用起源于共同西斯拉夫语的指示代词 тьнъ,其功能接近于定冠词;同样常常使用的数量代词起源于 jedьнъ/jedi(у) нъ,正在朝着不定冠词的方向发展; 2) 表示“……之前”“……之上”等意义的空间前置词具有双重搭配性,既可与名词宾格搭配,又可与名词处所格搭配(用在表示方向和处所的结构中);出现一些带非空间前置词的特殊(客体性和副词性)结构[如:捷克语 čekat na,斯洛伐克语 čekať na,波兰语 czekać na,上卢日支 cakać na + 宾格 ‘等某人’(相当于德语 warten auf + 受格);捷克语 prosit o,斯洛伐克语 prosit’ o,波兰语 prosić o,上卢日支 prosyc’ wo + 宾格 ‘请求做某事’(相当于德语 bitten um + 受格);捷克语 před týdnem,斯洛伐克语 pred týždňom,波兰语 przed tygodniem,上卢日支 przed tydzienjom ‘一星期前’(相当于德语 voreiner + Woche)等]; 3) 广泛使用源自-нъje/-тъje 的词缀构成动名词,经常用在前置词结构中,起不定式的作用[试比较:捷克语 něco k pití,波兰语 coś do picia ‘喝点什么’(相当于德语 etwas zu trinken)]; 4) 产生过去时被动形动词与辅助动词“ИМЕТЬ”连用的结构,这类结构有时被赋予新动词形式的地位,具有结果意义,这类结构如捷

克语 mám vyhráno,波兰语 mam wygrane ‘我赢了’(相当于德语 ich habe gewonnen)等。当然,在西斯拉夫诸语言的词汇系统中也有大量的日耳曼词。

在西斯拉夫诸语词汇系统中打下烙印的还有其他一些地域接触:斯拉夫语言之间的接触(特别是波兰语和东斯拉夫诸语言,尤其是与俄语的接触)、斯拉夫语之外的地域接触(如斯洛伐克语与匈牙利语的接触)。

西斯拉夫语地域中最早的标准(书面文化)语是古斯拉夫语(地方抄本中的教堂斯拉夫语),通用于 9 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到 11 世纪末叶仍在捷克使用。在西斯拉夫全境,与古斯拉夫语同时及稍后使用的是拉丁语。首批捷克文学语古文献自 13 世纪末叶传承至今,由于该语言在 14 世纪的迅猛发展,捷克语成了其他西斯拉夫语的标准。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古文献分别产生自 14、15 和 16 世纪。西斯拉夫标准语的文字系统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拉贝河沿岸语于 18 世纪末消亡,一直没有文字;一些用德语文字形式书写的拉贝河沿岸语文本形成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

(译者:李侠;审校:张家骅 许高渝)

参考文献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M]. М., 1961.
- Мельничук А. С. и др. Ист. типология слав.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ексика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я [M]. К., 1986.
- Селище А. М. Слав. яз-знание, т. 1, Зап. — слав. Языки [M]. М., 1941.
- Широкова А. Г. и В. П. Гудков. Слав. Языки(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п-слав. языков) [M]. М., 1977.
- Krajčovič R. Slovenčina a slovanské jazyky. Praslovanská genéza slovenčiny [M]. Bratislava, 1974.
- Lamprecht A., K vývoji západoslovanského samohláskového systému. Československé přednášky pro IV [A]. Mezinárodní sjezd slavistů v Moskvě [C]. Praha, 1958.
- Schuster-Šewc H. Die späterslawischen Innovationen und ihre Widerspiegelung in der Isoglossenstruktur des Sorbischen (Ein Beitrag zur Dialektologie des Späterslawischen) [A]. Lětopis. Zeitschrift für sorbische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C]. Gsmtbd. 45, Jahrgang, 1998.
- Siatkowska E. Rodzina języków zachodnio-słowiańskich [M]. Warsz., 1992.
- Stieber Z. Zarys dialektologii języków zachodnio-słowiańskich [M]. Warsz., 1956.